

XUE LIN CHU BAN SHE

XIN WEN GONG ZUO SAN LUN

新闻工作散论

CHEN NIAN YUN
Z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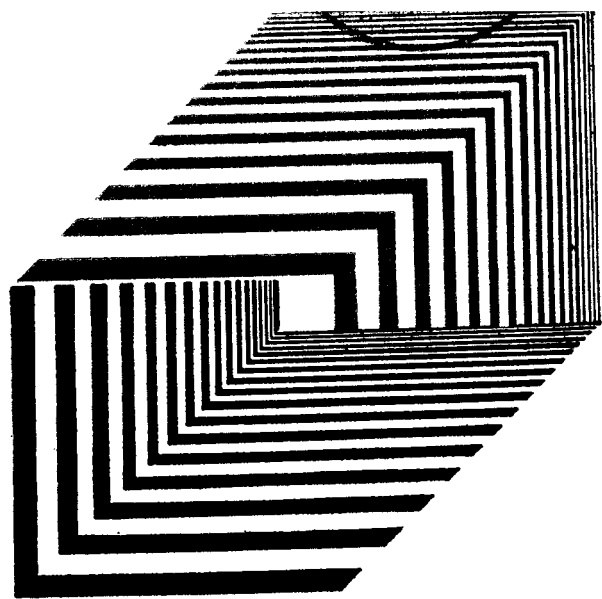
陈念云著



学林出版社

新闻工作散论

陈念云 著



学林出版社

(沪)新登字113号

责任编辑:柳肇瑞

封面设计:王国樑

新闻工作散论

陈念云 著

学林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文庙路120号
上海师大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9 插页5 字数214,000

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80616-025-6/G·4

定价 10.50 元

作者简介

陈念云，1924年生，上海川沙人。1950年毕业于民治新闻专科学校。1951年进《新闻日报》工作，历任记者、财经组组长、工业交通组组长、政法文教组组长。1960年《新闻日报》与《解放日报》合并，曾任《解放日报》农商部副主任、驻浙江省记者站负责人、文艺部主任、评论部主任、副总编辑。1983年后，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并经全国新闻高级专业职务评审委员会确认为高级记者。1989年起至1993年，退居二线，任顾问。在长期的新闻生涯中，曾采访撰写了大量新闻、通讯、评论。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期间，致力于探索社会主义报纸的改革。1988年主持《解放日报》由日出4版扩大为日出8版，被新闻界称为开辟了新闻改革的“第二条道路”，在同类型的大城市报纸中较有影响。现任上海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仍关注新闻改革，经常为新闻改革鼓与呼。



· 作者近影

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新闻改革

周瑞金

陈念云同志先在《新闻日报》后在《解放日报》辛勤耕耘了四十多个春秋。他把全部心血，把喜怒哀乐寄情于社会主义报纸的兴旺发达。一本《新闻工作散论》，记录了他的奋斗历程，他的新闻思路，他的攀登足迹。我是他三十多年的老部下、老战友、老学生。从1962年踏进《解放日报》始，我就受到他良多指点，受到他办报思想、优良作风、报人品格的熏陶和感染。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念云同志从评论部主任到总编辑，我一直是他的副手。从黎明到深夜，从平凡的繁忙笔耕到风云变幻的战斗洗礼，我们共同熬过许多不眠之夜，共同尝过新闻工作的甜酸苦辣。收录在《新闻工作散论》里的不少文章，事先我曾认真研读过，向他讨教过，也一起讨论过。

这本文集取名《新闻工作散论》，其实并不散，主题鲜明而集中——新闻改革，主要内容是1983年陈念云同志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以后，主持《解放日报》改革实践的理论总结。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日报》在宣传改革的同时不断地改革着自身，年年有新变化，不断有新思路，不但为中国新闻界所瞩目，也引起国际舆论界的关注。这是在中共上海市委和市委宣传部直接领导下，报社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取得的，同时

也倾注了陈念云同志的心血。身为总编辑，陈念云同志并没有陷在新闻事务堆里，或忙于各种应酬，而是冷静地观察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新变化，并深邃地思考着新变化对党报提出的新要求，设想改革新思路，构架办报新蓝图。在他当总编辑的任内，《解放日报》由四版扩展为八版，并在增加信息量、提高可读性、增强群众性三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形成了《解放日报》既严肃高雅又活泼可亲的新时期党报的鲜明特色。这不但使《解放日报》深受读者欢迎，也为全国新闻界的改革提供了新鲜的经验。陈念云同志不愧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改革的积极探索者和实践者。

《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陈念云同志致力于探索社会主义党报的改革，提出了许多有启发性的新思想，开拓了新时期党报的新模式，是十分可贵的。他提出新闻工作第一位的功能是向社会、向读者传播新闻信息，并致力于《解放日报》向“信息密集型”方向发展，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报功能的新认识。在党报和读者关系上，要让党报做读者的知心朋友或“公仆”，让读者对报纸有亲近感，提倡为读者“微笑服务”，让受众广泛参与，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报群众性的新探索。党报不但要抓好政治、经济新闻，同样要注重社会新闻，地方党报固然以报道地方为主，但不应为“地方性”束缚了手脚，要尽可能满足读者对于国际国内重要新闻信息的需求，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报报道面的新开拓。党报不但要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要尽可能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呼声，并努力经营好各种专刊副刊，尽可能为各个层次的读者提供服务，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报风格的新发展。所有这些新的认识、新的开拓，贯穿着一条基本原则是：党报要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

用，必须争取更好的宣传效益，赢得更多读者的喜爱，这是陈念云同志不断探索新闻改革新思路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办报的基本思想是：既要坚持党性原则，发扬党报的优良传统，又要适应新形势，使每一份党报都办出自己鲜明的特色，不断丰富和发展党报的新经验。

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目前，按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形势，又向新闻改革提出了新课题。一方面，新闻媒介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另一方面，我国的新闻事业要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闻体制。我国的新闻媒介正在办报思想、采编方式、组织机构、运行机制和报业结构等方面，经历着一场静悄悄的但更为深刻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有许多新情况、新观念、新问题需要我们新闻工作者作大胆的探索。

关于新闻改革的主要目标和原则。建国以来，我国实行的新闻体制，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孕育的，从领导方式、采编机构设置、报道内容、采访途径，一直到写作方法，都是计划经济的反映。这种体制缺乏活力，效率低下，宣传方式呆板，不能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很难造就出类拔萃的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闻改革取得很大成绩，有些问题在不同新闻单位得到不同程度的改进，但总体上仍未彻底解决。于是，党的十四大以来，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开始构建的时候，怎样推进作为政治体制改革一部分的新闻改革，就成为新闻界许多有识之士认真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当前推进新闻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使新闻传播活动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并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新体制。这个任务是相当艰巨的，现在要勾勒出社会主义新闻新体制的具体蓝图，为时尚早。因为它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以及整个民族教育水平的提高（包括新闻队伍素质的提高）。尽管如此，当前推进新闻改革的原则是明确的，这就是丁关根同志在《人民日报国内记者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所提出的：“我们的改革，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有利于发挥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推动新闻宣传更好地密切联系群众，反映实际；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关于增加信息量、扩大开放度。新闻事业属于上层建筑，是党和政府的主要宣传工具，这个性质不会因为实行市场经济而改变。但是，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新闻事业也是向社会传播信息的主要渠道。新闻媒介所传播的信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等等），是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因此，开拓新闻媒介的功能，增加信息量，扩大开放度，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改革的重要课题。我们应当在继续宣传好党的方针政策、重大决策的同时，强化“信息库”、“思想库”、“知识库”的功能，使新闻媒介向“信息密集型”、“思想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方向发展。这不但从经济上看，有利于经济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和及时性；而且从政治上看，面对国际传媒争夺新闻受众的严峻局面，有利于我们党掌握舆论导向的主导权，改变“大道不传小道传，中道不通通外道”的现象。总之，新闻媒介要为社会提供灵敏、开放、多样、有序的信息服务，是新闻改革近期的重要内容。

关于发展深度报道，探索新闻报道的新模式。前些年，新闻界曾把现场短新闻作为改革新闻报道的突破口。这对于增加信息量，改变那种空泛而冗长、呆板的报道，的确起了积极的作用，今后仍然需要提倡。但是，从新闻发展趋势，从与广播、电视新闻的竞争来看，发展深度报道必定会成为今后报纸改革新闻报道的主要突破口。深度报道，又称解释性新闻，其主要特点是提供详尽的背景材料，分析重要新闻事件产生的原因，揭示其社会影响，或预示其发展趋势。在国外一些严肃报纸上，解释性新闻占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版面。美国的新闻学家称解释性新闻的发展，是二十世纪美国报业最伟大的成就。发展深度报道，是“信息爆炸”时代广大受众特别是中高层次的读者的需要。他们不但要了解发生了什么新闻，更要了解这个新闻的内蕴，与各种因素的关联以及发展趋势。这是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出于激烈竞争的需要，对信息的掌握和判断提出的新需求。目前，发展深度报道的难度不小。主要的困难，一是提供背景材料难，由于种种原因，有关部门往往不愿向记者提供背景材料；二是记者素质不适应，需要有一批学者型、专家型的记者；三是观念上的阻碍，一般都以为新闻要短，长了没有人看。其实问题的实质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是否适合读者的需要，是否有份量、有新意。所以，发展深度报道，不仅仅是写作模式的改变，还需要社会环境和报社新闻从业人员人才结构的改变。

关于舆论导向和舆论监督的问题。目前流行的看法认为，舆论导向就是正面报道，舆论监督就是批评揭露。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全面。舆论监督也是一种舆论导向，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令得以顺利贯彻执行，为了激发人民的热情，引导人民前进，为了惩恶扬善，扶正

祛邪。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对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至关重要。就连西方的传播学，也不否认新闻媒介对受众具有强大的影响和效果。国际新闻界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推崇并普及新闻的社会责任论，并不存在毫无社会约束的所谓“新闻自由”。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民主集中制，强调新闻的舆论导向作用，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在激烈的“报刊大战”、“电波大战”中，党的新闻事业应当保持高格调、高品位，不能为了追求发行量、收视（听）率而一味迎合低级趣味，产生主旋律不明、噪音四起的现象。重视舆论导向作用并不意味着排斥或忽视舆论监督作用。舆论监督是我国监督系统的有机部分，它与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权力机关（人大）监督、法律监督、经济监督（如审计）、群众监督、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监督一起，构成我国完整的监督体系。而舆论监督所具有的广泛性、及时性、强效应，成为其他监督机构不可取代的一部分，也是整个权力系统中的一个制衡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舆论监督也是舆论导向的题中应有之义，两者并不对立。舆论监督当然包含对各种腐败现象的公开揭露和批评，但并不局限于此。对于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中的错误倾向、不正确的土政策、社会上的有害思潮等等，加以分析、批评、引导，以保证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贯彻，都是舆论监督发挥作用的领域。同时，舆论监督更侧重于对国家公共权力机关和国家公务员的言行的监督，不能老是批评“营级干部”（营业员）。目前，新闻媒介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确实困难重重，其中原因很多，需要我们在新闻改革中逐步解决。可以这样说，舆论监督作用发挥得如何，将成为反映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新闻改革进程和成果的一个重要标志。

关于组建报业集团（电视集团、广播集团）。“一业为主，多

种经营”，已成为各新闻媒介的发展方向。一家大报（或电台、电视台）兼办几种小型报、几种杂志，兼办几家公司，已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报社的普遍现象，在为社会提供多方面服务的同时，报社本身的经济实力迅速增长。报业集团崛起的趋势正在明朗化。这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势下新闻改革所取得的一大成果，也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一次飞跃。现在，有些同志只把组建报业集团看作是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提高职工福利待遇的追求眼前经济效益的行为。其实，应该以更高的战略眼光来看这一态势。首先，它关系到党的报刊能否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中心问题。“党的报刊要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中心”，这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具有战略眼光的要求。从长远的根本的来看，成为思想中心要有两个基本条件，一要有人才，二要有现代化设备。有此条件，才能以最快速度收集、整理、分析、报道、发布高质量的新闻和言论。这离不开雄厚的物质基础。党报都是严肃报纸，世界上不少国家存在着严肃报纸发行量少、待遇低的问题，人才往通俗化报纸流，严肃报纸出现人才荒。而且，报纸的现代采编设备、通讯印刷设备日新月异，价格越来越昂贵。组建报业集团，壮大经济实力，才有可能达到成为思想中心的两个基本条件。再者，从长远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间办报迟早要有所松动。当党报迅速发展壮大，形成强大的报业集团，使民间报纸难望其项背，“全国思想中心”的地位就不可动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报业控制手段将显得越来越重要。其次，我们还得考虑我国报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问题。目前，我国在世界新闻市场上所占比例极小，在西方国家，我国的新闻媒介几乎没有影响力。这与我国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对开展外交经贸活动也极为不利。如果我们有几个实力雄厚的报业集团，能够

打入西方一些重要国家，逐步扩大影响，局面就能改变。

以上列举了五个问题，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这都是在新形势下提出的新闻改革的新课题，需要我们在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在实践中有新的思路、新的套套。“身在二线，心在一线”，这是陈念云同志在怀念魏克明同志一文中的小标题，也可以说是陈念云同志的自我写照。他在退居二线后，仍然十分关注着新闻改革，以饱满的热情、深邃的思考，继续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事业的改革和发展问题。这种“冥冥之志，惛惛之事”、“事业无穷年”的精神，十分可贵，令人钦佩。我们期待着陈念云同志不断有佳作问世。

一只呼唤新闻改革的杜鹃鸟

丁锡满

少时的记忆在一个人的头脑中实在太深了。春已深，夏将临。每到这个时节，我总要想起少时牧牛于野、割麦于田的情景。远处青山，近处绿野，秧田旁的乌桕树上不时传出一声鸟儿的啼叫：“秧青麦黄！”催促着农人赶快耕作。雨天的旷野中，经常听到杜鹃的呼唤：“祝咕咕——咕”，一声声，一声声，苦口婆心，叫个不停，不知它叫的什么。“杜宇声声不忍闻”，一直听她叫下去，倒是很感动人的。诗人的理解是：“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是想留住春天。春尽夏来，时序是不能倒转的，但杜鹃鸟那种执着的追求，不懈的努力，却使人们敬仰。

看完陈念云同志给我的《新闻工作散论》一书的文稿，我便想起插秧时节的杜鹃。陈念云同志就是一只为新闻事业呕心沥血的杜鹃鸟。他从1951年民治新专毕业考入新闻日报，直到1993年年底不再担任解放日报顾问为止，在新闻战线上足足干了四十三年，毕生献身于新闻日报和解放日报。长期新闻工作的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一整套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随着思想解放春天的到来，他啼血长鸣，声声呼唤新闻改革，并且身体力行，在领导工作中一步步推进新闻改革，使解放日报的面貌一年年发生变化。陈念云同志是新闻改革的鼓动者和

实践者。

在新闻界的老同志中，有很多我所敬仰的人。在我所敬仰的人中，接触最多、最“谈得来”的是魏克明和陈念云同志。这两个人，在办报思想和道德作风方面，几乎如出一辙。我本不认识陈念云。在新闻日报还没有同解放日报合并之前，魏克明同志在一次大会上赞赏了陈念云，把他作为记者的楷模。从此我心中便有了陈念云的名字。两报合并之后，我做夜班，他驻在浙江，也没有什么接触。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陈念云同志因不满林彪、“四人帮”横行，在他光线很差的靠北办公室讲了“黑话”，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始而被赶出办公室，天天在走廊里“摆测字摊”，写“老实交代”，继而被捕入狱，我才开始认识他。其实，老陈办公室光线虽差，话并不“黑”，不过是看到经济瘫痪、祸乱四起，说了句“成绩最大最大最大，问题最小最小最小嘛”而已。这句话原出“林副统帅”之口，“副统帅”当时一直追随伟大领袖左右，仅仅为了谦恭，才保持两步的距离。诚然，老陈还议论过那个“文化革命旗手”三十年代混迹影剧圈里的一些事。但那也不是什么“黑话”，而是历史事实，却又被看作犯下了叫做“防扩散”的滔天大罪。这么两个显赫人物，陈念云同志竟敢对之说三道四，并用蔑视的口吻讽刺之，就使我肃然起敬。陈念云同志是个老式知识分子，文质彬彬，温和敦厚，从不以言语伤人。若非怒极恨透，是决不会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大胆表达自己内心的。加上魏克明同志先前曾有过的赞赏，就使我从感情上对陈念云亲近起来。所以一当陈念云从牢监里放了出来，我便在老编辑许寅同志的引导下，到河滨大楼看望了这个“罪该万死”的人，从此便“臭味相投”起来，经常与许寅一起到陈家把盏谈心。

也许因为陈念云同志有过铁窗生活，受过林彪、“四人帮”

“左”毒之害，因此他对“左”的危害的体验就特别深刻，对思想解放便特别拥护。而新闻改革的推进则是思想解放重要的一环。在思想解放运动中，需要有几个新闻界的有志之士冲在前面，不断撞击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陈旧新闻观念，以打开思想的大门，让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报纸的版面。休小看这个温文儒雅的陈念云，在新闻改革实践中，他倒是一名抡起板斧、勇往直前的闯将。纵观陈念云同志的思想和这部有关新闻理论的著作，充满着对新闻改革的呼唤，而他改进报纸宣传所取得的成绩，也都是新闻改革的实践。正如他在压轴文章《我的新闻生涯》一文中所说的，总编辑的工作千头万绪，但着重点是抓“改革”两字。陈念云在任的政绩，最突出的是解放日报的扩版。现在，扩版是势所必然，而且还有可能一扩再扩，发展到四大张五大张。但在七年以前，却是思想的突破。从八个版到十二个版，从十二个版到十六个版，那是量的变化，而从几十年不变的四个版到八个版，则是质的飞跃。1988年1月解放日报的扩版，其意义不仅在于增加信息量，满足读者对信息的需求，还在于对党报的传统观念的突破。按照经典的定义，党报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按照传统的思路，报纸的功能是向群众灌输革命人生观。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阶级斗争工具论”虽然不提了，但报纸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却迟迟未被人们认识。1988年扩版的意义，不仅仅是扩大了版面，而且在于对报纸功能树立了正确认识。陈念云同志提出了四点主张，一是办成“信息密集型”的报纸，二是在侧重经济和侧重社会两个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三是办成“开放型”的报纸，扩大读者的视野，四是使各种专刊副刊成为商品丰富的大百货商场的“特色柜台”。计划经济时代的报纸，信息量很少，真新闻更少，社会性更是禁区。经过陈念云“西山决策”后的解放日报，内

容大为丰富，版面形式大为改观，专刊副刊的名牌版面突然增多，使报纸向读者贴近了一大步。工作是靠大家做的，但决策人功不可没。陈念云的办报思想，与我情投意合。说句蒹葭倚玉的话，我现在的一些做法，就是从魏克明——陈念云那儿一脉相承过来的。

我调到市委宣传部工作的时候，陈念云同志极力支持。在宣传部工作了几年之后，组织上要我再回报社，他也热情欢迎，不久后他就退居二线。他是极好的长者。退下后虽是报社的顾问，却放手让我们自己来干，从不施加自己的影响。但一旦当我们向他咨询请教，他就能马上谈出一套很有见地的意见，说明他心底里一直放着报纸的工作，任何时候都成竹在胸。1989年，江泽民同志对我说：“陈念云同志是个克己奉公的老同志”，对他评价很高。中国的老知识分子，有个共同的美德，是清心寡欲、敬业乐业，对自己要求严格而于事业孜孜不倦，这就是江泽民同志所说的“克己奉公”。现在有些青年人已经不认得这四个字了，要他做点事，开口便要“给政策”，而工资、房子、劳保好像不是劳动的报酬，而是天然应得的，要他做份内的事，还要再说“拿钱来！”而陈念云同志刚从领导岗位退下来，马上通知办公室：“我的晚餐补贴不要了。”这种风格对于那些瞎混日子却贪得无厌的记者，或者一有点权就要用来谋私的干部，是何等明显的反差。所以我与陈念云同志谈得来，不但钦佩他在新闻改革道路上声嘶力竭的呐喊和孜孜不倦的追求，也敬仰他克己奉公、儒雅敦厚的为人。

人生在世，总要留下一点足迹，或以德馨人，或以学化人，或以业昭人。陈念云同志对新闻事业的贡献，已充分反映在解放日报的变革上，反映在《新闻工作散论》中，而他的长者之风，虽没有飘于纸面，却播在解放报人的心田。